

【文化论坛】

文学需要“老老实实”的态度

□杜浩

据报道,铁凝近日出版了其近些年短篇小说的结集、聚焦都市人生百态的《飞行酿酒师》。

为什么要出版这部小说集?铁凝说她“是那么热爱短篇小说”,从人生意义上说,“人生可能是一部长篇,也可能是一连串的短篇。生命若悠长端庄,本身就令人起敬;生命的生机和可喜,则不一定与其长度成为正比”;从文学的价值说,“文学对人类最终的贡献也并非体裁长、短之纠缠,而是不断唤起生命的生机。好的文学让我们体恤时光,开掘生命之生机,从惊鸿一瞥里,或跌宕的跋涉中。”铁凝还表示,“进步何其难,我唯有老

老老实实努力。”这番话渗透着铁凝对文学的许多深刻感悟、思索,蕴涵着她对文学本质的生命体验,包含着以自我的文学实践得来的经验,也涉及文学写作的规律问题,尤其是“唯有老老实实努力”这种对待文学事业的态度,令人非常感慨。

这种对待文学创作“老老实实”的态度,是一种本分守诚的道德自觉,是一种对文学的尊重、对文学的敬畏,是一种面对文学艰辛的孜孜矻矻、不断探索的精神,是充满了虚心、自励、慎独、律己和责任的文化精神。这固然是铁凝所感受到的社会和文化的责任、所确立的行为原则和自我定位、所提出的自



我激励和要求,但由此,也不由得使我们反观当下文坛、文艺圈中存在的种种浮躁、喧嚣的现象,这样“老老实实”的态度到底还有多少人在坚持?

如今,为数不少的文人、作家不再信守“板凳要坐十年冷”“文章不写一句空”的精神,而是奉行文化投机主义,热衷于抄袭复制、跟风炒作,追求速度、追求流行标准,成了一些作家、文人进入图书市场的捷径,成了炒作成名的途径,成了炮制文学的模式,成了文学的“制胜术”“吸金术”,有的甚至为此

丢掉了作家、文人的基本职业操守和底线……

前段时间,作家刘震云在北大演讲时曾说,“有两句话你千万不要相信。一个是‘世界上是不可以投机的’,千万别信,世界上是可以投机的;另外一句话,‘世界上是没有近路可走的’,这句话不成立,世界上是有近路可走的。投机分子走近路,因此成功的人起码占80%,但主要的区别是,他们得到的利益只是针对他们自己,你做的这些事情是只对自己有利还是你促进了这些事情的发展。这个民族最不缺的就是

聪明人,最缺的就是笨人。”

令人感慨的是,在今天这个时代,人们更倾向于用经济学的方式来解决生活的问题,用娱乐的方式来对待精神的问题,用物质价值取代精神价值,用功利化的思维方式对待文化、文学或艺术,越来越执着于和急于推进文艺快消品的生产、变现,无论是做事还是对待文学写作,铁凝这种“老老实实”的态度,或像刘震云所说做个“笨人”的态度,真是不多见了。由此我们会明白,刘震云为什么要这样告诫学子们。事实上,不止是从事文学事业,做其他任何事,干任何事业,“最缺的就是笨人”。

对待文学“老老实实”的态度,是真诚的,是有责任和担当的,是敬畏文化和文学的,是保持文化自觉和坚守精神良知的表现。我们的作家、文人是否仍在真诚地保持着这种文学的良知,是否仍在坚持这种价值和秩序?这是当今文化界最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。

【观影笔记】

遇强更强才能“破局”

□韩松落

在电影《破·局》的首映会上,有观众要求导演连奕琦为这部电影和它的韩国原版《走到尽头》打分,连奕琦的回答非常得体,先说“很难比较”,又说“因为是自己拍的,所以还是《破·局》好”。

两部电影看下来,的确是《破·局》更好。《走到尽头》是好,但有点像本格派推理的作风,干净利落,但有点为诡计而诡计、为惊变而惊变的味道,很多地方缺少感情,不沾现实的泥土。而《破·局》情节紧张饱满,黑色幽默非常到位,许多细节显然是经过非常认真的现场勘验之后设计出来的,很能经得起推敲,几个角色的处境,也更贴合现

实,更能引起共鸣。看到最后,我甚至能看出点让人会心的中年人的苦涩感:想要为所欲为,却不得不为家人考虑;想要为非作歹,却处处掣肘;只能小打小闹,而烦心事总是在某一天,像约好了一样堆积到你眼前来;想要个小聪明解决一下麻烦,没准还会带来更大的麻烦;想做个小坏事,却引得魔鬼上门。

故事虽然错综复杂,不停逆转,其实还是单线发展,出场人物虽然众多,但九成以上的情节,都集中在两位主演郭富城和王千源身上。整个故事的结构,靠两位主演搭建,故事的强度,也靠两位主演的对抗强调出来,犹

如一首老歌的歌词所说,“人字的结构就是相互支撑”,这个故事全靠他们相互支撑,稍有懈怠,就难免垮塌。但那是郭富城和王千源,我们对他们大可以放心。

金庸在他的小说《倚天屠龙记》里,创造了“九阳神功”,这门绝世武功的诀窍是“遇强则强”,修炼了这门绝学,再有了足够的内力和实战经验,就可以随时激发最大潜力,随时洞悉对手的功

夫套路和秘诀。张无忌对战灭绝师太的时候,心中想起的,就是《九阳真经》里的心法:“他强任他强,清风拂山冈;他横任他横,明月照大江。”总之,对于有遇强则强能力的人来说,对手强一点,还是好事。

很多职业,都需要这种“遇强则强”“遇强更强”的能力,演员尤其如此。演员在舞台上、在镜头前演对手戏,即使是卿卿我我,激情四射,其实也是在比武,要激发自己的最大潜力,要理清对手的套路,要懂得接招,要互相借力、互相支撑。但遗憾的是,很多演员其实是没有这种能力的,尤其是年轻一点的偶像演员,他们有那么多的机会和好演员搭档,亲身见证他们的绝学,吸收他们的心法,被他们的气场笼罩,让他们来带动自己、加持自己,让自己的演技跃升,但他们最后还是轻轻放过了这样的机会,完全体会不到那些老演员藏在台词、眼神、身姿里的

心法。这真的是很遗憾。

王千源和郭富城,两个“遇强更强”“遇强则强”的人凑在一起,事情就不简单了,那就得是“遇强更强”。王千源演出了那种毫无来由的恶,演出了恶的本身,张狂却又浑厚,邪恶却又漠然。他演的是恶人,却有妖魔的巨测;他演的是妖魔,却有人形的神。厕所里的打斗,垃圾场里的见面,池塘边的交接,一场比一场黑暗,一场比一场紧张。明年的各路电影奖,至少会有个最佳男配属于他吧。

对于有资质的人来说,出去做事,去一个更大的世界里经受磨炼的意义,也正在这里吧。你有三分的强,只闷在小地方,是没法吸取能量的,甚至会慢慢消磨,慢慢损耗。只有走出去,去遇到有五分、八分强的人,和他们为伍,和他们为敌,吸取能量,在他们的带动下变强,变得更强,有一天,抵达“清风拂山冈,明月照大江”的境地。那才是人生的乐趣所在。



【读书有感】

从“汪味”中品读生命滋味

□雪樱

喜欢书,借书、看书,写书、出书,我称得上书痴。然而,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,一直是件伤脑筋的事情。朋友来家,坐在哪儿,都会有书占领,转身之间,说不定就会碰倒一摞书,落个满地开花,叫人顿觉尴尬。而晚上睡觉,倘若来个天翻身,极易发生“坍塌”事件,床上堆成小山的书堆,稀里哗啦滑落下来,深更半夜,心怦怦直跳,开灯后母亲少不了一顿埋怨,而我无言以对。

不足十五平方米的陋室,就是我的全部,有多少灵感扼杀在狭促空间中,就有多少次的懊恼、琐碎和委屈。读过《私信中的汪曾祺》后,我获得诸多安慰,不只是文学创作上的取经,更多的是朴素天真的生活态度。38封信件,勾画出最

生动的汪老精神光谱,也从“汪味”中品读世道人心和生命滋味。

什么是“汪味”呢?诗评家叶橹认为:“汪味是一种氤氲在生活中的氛围,是一种无处不在而又时刻影响渗透在人们灵魂中的东西。像《异秉》中那些琐碎的言谈和幽默戏谑的结尾,《受戒》和《大淖记事》中诸多生活习俗的白描,《岁寒三友》《徙》中的古典优雅乃至忧郁伤感的情怀……汪味的艺术特征是一种平易淡雅中的刻骨铭心,没有对于生活的深刻体察和体验的人,是不可能品尝出个中滋味的。”

在我眼中,“汪味”就是汪曾祺先生的生命底蕴。且看他的创作心路,19岁离开家乡高邮,前往昆明西南联大读书,上世纪50年代下放到张家口

沙岭子,直到42岁,才有机会回老家探亲。创作伊始,他的作品先后遭遇退稿与无处可投的困境。后来,《受戒》发表,他迎来创作的高峰期,从门可罗雀到门庭若市,约稿者络绎不绝。但是,汪曾祺从未忘记家乡,“我在外面这些年,经常关心的是一件事,是我的家乡又闹水灾了没有。”心中的思恋像一根红线,牵扯着他的视线,往返于北京与高邮之间。

汪老回到老家,第一件事就是去看86岁高龄的继母任氏娘,他不顾亲友们的阻挡,长跪不起,“起来吧,你已有儿孙辈了,还要行这样的大礼?”继母说道。他却说,“我是常出远门多年不归的人,这是规矩。”这一跪,跪出千万浓情化不开,“我对任氏娘很尊重,因为她伴随我的文字度过了漫长的很苦的沧桑岁月。”拳拳孝心,连着血脉,直抵灵魂。

汪老对文学新人的扶持,就像邻家大伯对侄儿的关怀,那么家常与平易。有个叫陈海鹰的人,在图书馆看到一本汪老的书,市面上没有买到,他给出版社写信发

牢骚,汪老得知后给他寄去,“我所有的书都已经陆续送人了,只剩下一本我原留着‘做种’的,先送给你,请指正。”

在与陆建华的信件中,关于写作心得,汪老毫无保留又恳切热忱地回答。比如,“小说是回忆,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,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,除尽火气,特别是除尽伤感主义,这样才能写成小说。”再比如,“我只是觉得写什么都要真情实感。散文要控制,要美,但要实在。写散文要如写家书,不可做作,不可存心使人感动。存心使人感动,读者一定反感。”当谈到自选集出炉的时候,他的严谨治学更是让人敬畏,“我的自选集不是选出了多少篇,而是从我的作品里剔除了一些篇。这不像农民田间选种,倒有点像老太太择菜。老太太择菜是很宽松的,往往把择掉的黄叶,枯梗拿起来再看看,觉得凑合着还能吃,于是又搁回到好菜的一堆里。常言说,捡到篮子里的都是菜,我的自选集

就有一点是这样。”

就是这样一位淡泊名利、乐观有爱的文人,他的住处却十分寒酸。他的住所是爱人单位分配的,共两间房,一间为客厅,另一间不足7.5平方米,用他女儿汪明的话说:“如果有人喊你,千万注意慢慢回头,不然的话,动作大了,肯定会碰翻一大堆什么东西。爸爸在这样的环境里,常常是脑子里有了文章,没有地方下笔,像只老母鸡似的转来转去找窝下蛋。”“寄居蟹”式的住房,汪老没有半点抱怨,而是随遇而安,持守初心,“在任何逆境之下也不能丧失对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,不能丢失对于生活的爱。”

“汪味”是生命的况味,苦中作乐,天真无欲,氤氲出酸甜苦辣与喜怒哀乐,就像汪曾祺的自嘲,“我在构思一篇作品时,欣然命笔,人在一种甜美的兴奋和平时没有的敏锐之中,这样的时刻,真是南面王不与易也。”自得其乐,至高境界。这种审美高格和艺术追求,成就他的文学之路,也是我不竭的动力和文学的坐标。